

谨以此诗集

致敬渐行渐远的青春

给力永不绝望的生活

流连在岁月的掌心

liu lian zai sui yue de zhan gong xin

赵云 著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流连在岁月的掌心

赵云 著

谨以此诗集

致敬渐行渐远的青春

给力永不绝望的生活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连在岁月的掌心 / 赵云著. —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512-0150-6

I. ①流… II. ①赵…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4623号

流连在岁月的掌心

赵 云 著

责任编辑: 狄大伟

出版发行: 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187号 邮编: 350001)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5.5印张

字 数: 105千字 图: 13幅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2-0150-6

定 价: 39.00元



我的诗就是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起自青萍，远上白云；来自小溪，奔向长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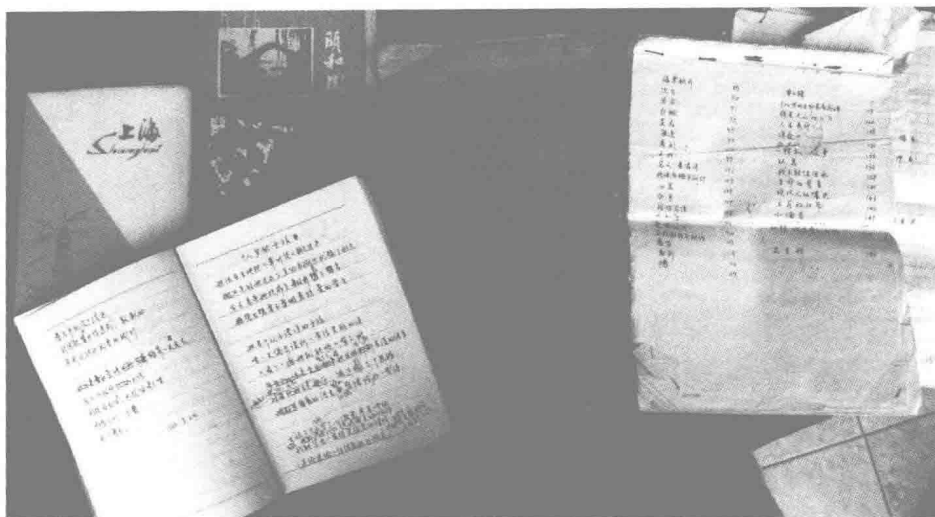
希望我的声音能悦人耳目，予人欢乐，给人真善美。

渴求成功，但不惧怕失败。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我愿踏着失败的阶石寻找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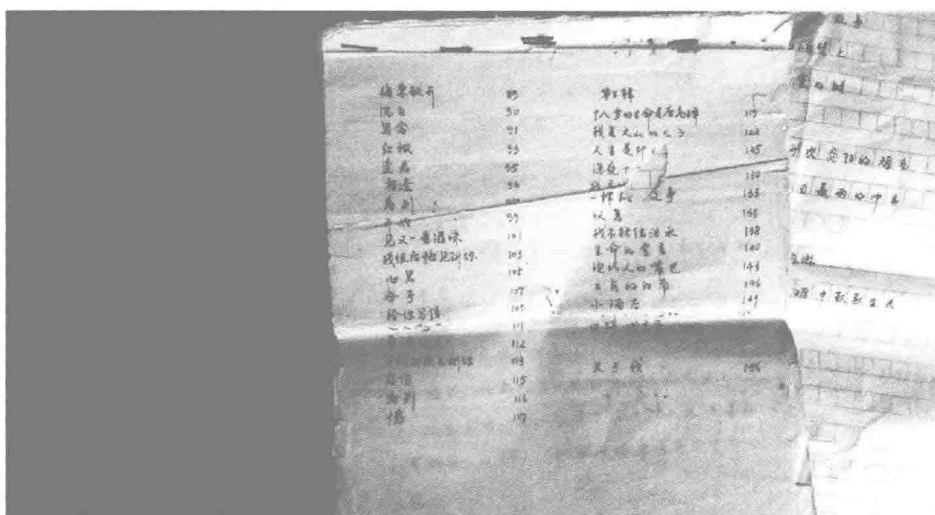
对于写诗，我永远是个孩子，永远没有权利宣称自己是个诗人。但我将挽着诗走过绝不寡欢的生命历程。

——题记

趙雲



每位诗歌发烧友都有自己的诗集，公开印制的，手抄或只在心中完成的。



昔年发黄的诗集。中间这本是赴省城上大学后，弃于家中经父亲保留的，从目录来看，不少已散失。右边那几页是老家拆迁后由侄女娟娟从废纸堆里“抢救”出的。

诗却要表达个性，像优美的抒情诗，也一样动人。“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不也是千古绝唱！

诗的意境、形象应通过对生活的理解、提炼和剪裁来体现，不要图解概念。构思时，要多联想，选取最准确最生动的情和事入诗。诗白写出来后，再推敲，再提炼。倚马万言，是对敏捷才思的夸张渲染；“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是真正的诗人。不要陶醉于“妙手偶得”，多想一下“苦吟”的真义。我不排除有“诗从泉涌”的时候，也经常有飞来的佳句，但“泉涌”与“佳句”，是灵感，是妙悟，都是从学识与功力中来！

平时作诗应多读诗集，发现好诗，不妨多

1985年，在胡乱投稿中，结识《广州文艺》（时有文学期刊四小花旦之誉）编辑杨永权老师。至1990年间，他与我通信二三十个来回，论文谈诗，让我受惠颇多。杨永权先生是一直温暖着我文学和人生的良师益友。

广州文艺

停也是煤油灯时，上床就寝，忽来的诗兴，写了
么两句写景爱情的诗，居然与袁枚相似，以为是
摹仿袁在宽枉。但之百多气未既有袁枚在前
后世人也不容你置辩，何况我也是写的旧诗

我在你的来诗中，送了一首诗，将发表在
第二期《广州文艺》上，是题目和诗句作了改动
现将改稿寄回给你。最后的一句，原诗太平
淡，没有回味。整首诗是写寻梦的怅惘之情。
结句不算太实，以空灵出之，使全诗的节奏
内蕴便显得跌宕多姿。刘老师曾说过：“一首
句：却字实，读起来便有抑塞之感。”你这首
的缺处正在此。所以我便以空灵之笔宕开，就
为~~整~~人寻味了。我是以诗论诗，因拿出发表，你
实际生活体验则不予评论了。

二期在今年二月初出版时，你可将改稿
了。样书和稿费寄到哪里，请来信告知

运气的事，所以我要小心保重。尽管我认识到老
 师已二十岁，但老前辈的作风我是深知的，
 求之若渴不易，请题上款之事是^巧可遇^强不可求的。
 如遇书展，在书本上签个名字则是例外。我真
 是大缘分，不仅朋友惠赠著作套一套，老前
 辈赠书也常有上下款，青眼有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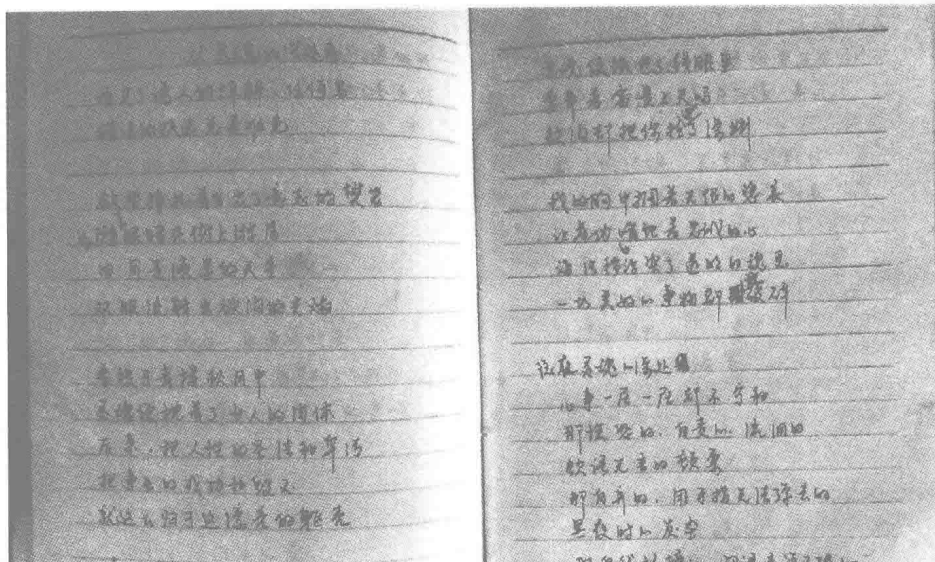
陈湜近作多首，窃以为《望夫女》写得最
 好，感情真挚，沈郁，读来很感人。“那时到
 黄昏，那时下着雪，那时四周静悄悄”。
 高风亮节，令人不寒而栗！《瀑布》也写得
 不错，有气魄，有豪意，有寄托，诗句也很精练。

纵观全部近作，深度和意蕴未够。如《乡
 愁》和《思念》，尚未精锻，~~仍有~~可有可无的
 句子不少。写作的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不恰
 当把^过给胸中涌出的文字砍去。鲁迅先生说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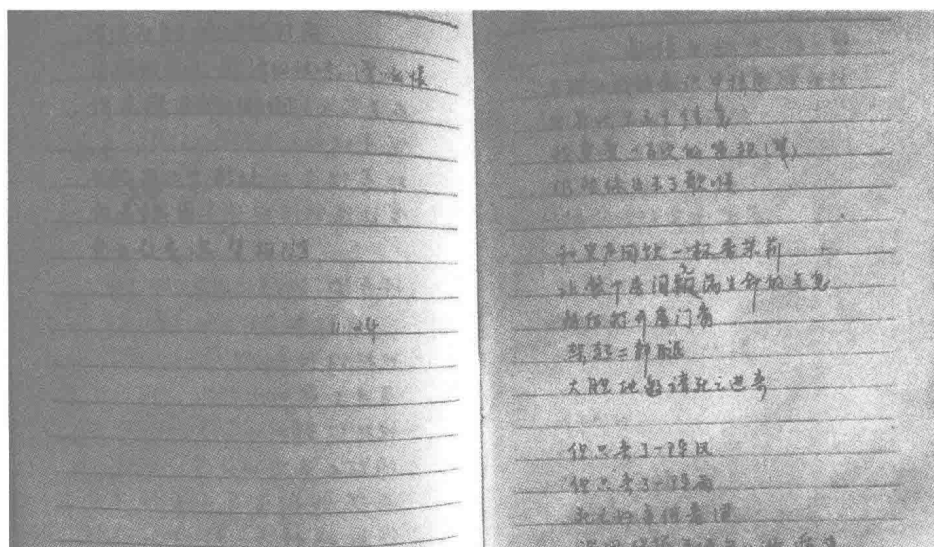
（广文社）

20 x 15 = 300

杨永权老师点评我诗作的通信，对一位文学青年的培养之情，跃然纸上。
 他的信件我珍藏至今，时时翻阅，感受到天地间的一份真情和大爱。



手稿之三，1988年，见P86页



手稿之四，1988年，见P110页

看《吻》的女孩

你看《吻》

你长久地久的渴望

你透明的嘴唇

冰冷而多情地写着

罗丹向你走来

笑着挽起了你的手

你的血液要时丰满

你的目光

再也结不起冰川

你用轻轻的碎步

打着黄昏

《吻》

怎能写满了你青春的那页

1989.3.7

福建省学生联合会

THE STUDENT UNION OF FUJIAN PROVINCE

痕迹

记不清有几多足迹
在相互信任的眼光下
重叠
爱情的种子
在脚下发芽

每一次跋涉都牢固
每一个脚印都坚实
那经我们走过的地方
两旁都长出了玫瑰
挺立了青松翠柏
爱情的大厦
筑起的是永恒的忠贞
水冲不走
岁月抹不平

有一天蓦然回首
但见一行行足迹
远远的在那么清晰

古有紅葉題詩今有
鴻雁佳書同為世間情
冰兒意存閑而道重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二日
於榕城

手稿之六，1990年。青春年少，许多诗信手写来，抄给友人，也没留底稿，若干年后经友人“捐献”而重睹“尊颜”。见 P268 页。

无寻处，唯有少年心（自序）

所谓英雄，不单是行侠仗义、仰天长啸的江湖豪杰，也可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思想干城，还可以是“天子呼来不上船”、“难酬蹈海亦英雄”的伟人志士，乃至无字碑上的寂寂一族。每个行业都有英雄。柔软的诗堆里也不乏，那些凝聚福慧才智的方块字便是。它们言物，言志，言情，言德，言心，言天下壮士和凡夫的悲欢、沉浮、飞扬、落寞，能大江东去般磅礴，也可晓风残月般柔情。在岁月的长河里，一瞥，一惊鸿。驻足默诵，几行下来，便读出江山的一片符，或是个人的一段历史，心中油然拨动万千思绪。如是，无须讶异那么多人的文学之梦均翩跹于诗歌之树。诗选择了我，成为我青春之歌独一无二的精华。

犹记中学时代，以诗为媒，和上一年级的院生、钟云等结为诗友，课余常在校内外不亦乐乎地吟风弄月，厚爱彼此之间浓烈的情缘。也还记得十八岁生日时，就着摇曳的烛光，当着正光、联灵、元盛诸位学弟面，许愿要在生命的第二轮出版诗集。那段青葱年华，每每念及不禁唏嘘，世事磨人老。

原来感觉无边的青春到底也一晃而过。院生出版了诗集，成为粤省小有名气的官员诗人，钟云已彻底弃文从政，已炼成文学教授、博士的正光还屡有诗作问世，联灵则成了省城名记、名编。我的诗歌田园，自1993年停止耕耘后，已然荒芜20年。甚至读诗、抄诗的雅好也已成奢侈的过往，却记着高中毕业那年，掂量复掂量中，愣是把那一厚本抄了

数百首中外好诗的笔记簿，邮给了兰州一位姓高的女诗友，觉得那是天地间最贵重的礼物了。失联若干年后再寻此佳人，已杳无音讯，也不去想那贵重礼物的着落了，自我安慰的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可兴亦可怨的诗，确实给人激情和美好想象，否则穷困如我，不致在学生时代勒紧裤带，一次性邮购了五本席慕容的《七里香》，分赠诗友，继而赴厦门鼓浪屿看舒婷，远涉成都拜见流沙河。走出校园后，虽然慕名拜访或不期而遇的诗坛人物日见其多，从海那头的洛夫、余光中、纪弦、席慕容、郑愁予（他们可是我当年诗抄本中频频出现的名字呀），到同在大陆这头的谢冕、孙绍振、屠岸、雷抒雁、王光明、刘登翰，可谓灿若繁星，但内心里却依然给杨永权老师留有极重要的位置，30多年前他任职文学期刊四小花旦之一《广州文艺》编辑时和我论诗、谈文学的几十封通信，在跟着我人生辗转中，至今仍奉若珍宝。

遥想学生当年，写诗的那股狂热劲儿无以复加，一天动辄数首，一日不作就手痒心痒。教室的灯灭了，手心还热着，就点起蜡烛挑灯夜战；宿舍的灯关了，还躺在床上就着星光“鬼画符”，等过些日子再修改抄正。少年不识愁滋味，慢慢地一遍遍酝酿时光中的细枝末节，直至内心涌动丰盛而狂热的情感，唯有以诗来表达。孤独和爱，均是滥发的少年情怀，也均是诗里的主题，是一碗什锦汤，盛得出酸甜苦辣。

旧游无处不堪寻，无寻处，唯有少年心。皆言少年情怀总是诗，彼时我最热衷的，不是放歌名山大川、礼赞河流海洋，而是致敬纯真无瑕的情谊，赞颂开到海枯石烂的花。那些生命中遭遇过、珍惜过，抑或存在过、想象过，最终散落天涯的人，都编号入了诗。如今看来无关痛痒的悲喜，曾经是整个世界。恰恰是这年少的情怀，总能捕捉生命中极度敏感的刹那。都说少年未经人世苍茫，未受生活磨砺，总会被嗤笑青春无事，耽溺哀愁。然而恰是尚未被江湖人事磨老、磨钝、磨圆、磨滑的一颗心，随时随地散发出超凡脱俗的神采。它成全了文学最原始的诉说。

15岁即有处女作问世的我，有创作欲，更有发表欲。散文、报告文学、杂文甚至评论，都少不了要拿去投稿。唯独对诗，一贯的慎重，自觉保持着一份内敛和敬畏。难解，也不难解。一来唐诗宋词和普希金惠特曼

读多了，总觉得自己这些没标点符号的分段文字委实小菜一碟，加上当年同属文艺青年的兄长常泼冷水，斥之无病呻吟，害得我在诗歌之途羞怯于更大动作的启程，时又值求学年头，搁置争议的最好办法，便是束之高阁，时间一长，连自己都忘了。新世纪之初老家拆迁时，“高阁”中的东西遗失和被处理不少，后来侄女曾“抢救”出一些。但这些散佚的诗稿，与我重逢后，待遇如我高中时代汇编的40来万字的《青年文史知识日读》，多半在一炬之中起舞，挽歌式地和主人的部分人生随风飘逝。

所以，也只能提当年勇聊以自慰。诗歌处女作大约发表在1986年的《闽西报》，乃当时的高中语文老师王桓基先生促成。找不着了，想来找着了也不堪卒读。但我感恩那时的稚拙，一笑一泪处，启航的是一个少年远征诗海的心。后来，在一些诗友的怂恿、编辑老师的垂爱下，也陆续挤上了《光明日报》、《广州文艺》、《福建日报》、《福建文学》等报刊，任是波澜不惊。再后来，只觉诗情画意渐少，进军长篇写作后，就和缪斯女神两相疏远了，再怎么参加大小诗会，却已然无法“近朱者赤”大发诗兴了，固有“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局促，更多的是江郎才尽矣。

一脚踏入不惑，突然“聊发少年狂”，把抄满了几大本诗稿的泛黄笔记本摆上案前，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做了适度修正。原本只考虑打印成册，但帮助录入的杨雨菲、翁晶晶两位文学青年，却力主公开出版，还分别提了些许宝贵意见，并加润色，始有今天这模样长相，在此谨表谢忱。

捧看诗稿，再次重温少年事，仿佛又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年少时光。这对经常琐事俗务缠身的我是何其大的馈赠和惊喜。但愿你看到它时，能与书页间的字句共同呼吸，回到或想象那个你也曾经有过的青涩纯白的年代。

诚然，现代诗歌要传世、要被市井处传诵，难矣哉。想当年，潘邠写了许多诗，传世的只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区区如我，焉有不当之奢望。

琴棋书画诗酒花，是古代文人的雅事，而我，除了年少轻狂时在诗

海里曾蜻蜓点水，其他几乎样样不沾边。此诗集是我的第一部，也可能是今生唯一。推动她见天日并非附庸风雅，而是被曾经真实炙热的表达打动，也为了当年的守诺。蓦然回首，曾经的少年心，再无从邂逅，遑论安放。敝帚自珍，从中挑了又挑，删了又删，仍嫌多，参差不齐是肯定的，想想当下诗歌也难走市场，就权当再次自娱自乐吧。你懂得的！

1988年，我在自制的诗歌本上曾写下诗歌宣言，至今仍是一曲心声：

我的诗就是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起自青萍，远上白云；来自小溪，奔向长空。

希望我的声音能悦人耳目，予人欢乐，给人真善美。

渴求成功，但不惧怕失败。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我愿踏着失败的阶石寻找成功。

对于写诗，我永远是个孩子，永远没有权利宣称自己是个诗人。但我将挽着诗走过生命的历程。

无论如何，今日的我，曾经的我，都是我。明天，我仍要去奔赴一个天涯。英雄梦已断，但此去经年，倘仍有诗意相随，再来几句浅唱低吟，那山川河流便不是摆设，人生便不是一次寡欢的生命历程。

是为序。

赵云

2013年春夏之交于苦乐斋